

朱哈哈列传

◎马沛然 著
(上卷)

1247.57
776
:1

朱哈哈列传

(上卷)

马沛然 著


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哈哈列传(上卷)/马沛然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大学出版社,2008.6

ISBN 978-7-81115-453-5

I. 朱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5943 号

书 名	朱哈哈列传(上卷)
著 者	马沛然
责任编辑	邓池君
封面设计	张燕红
出 版	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(010021)
发 行	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
印 刷	内 蒙 古 爱 信 达 教 育 印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
开 本	787×1092/16
印 张	30.75
字 数	635 千
版 期	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81115-453-5
定 价	平装 100.00 元 (全二册) 精装 15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

篇首谣——《糊涂调》

休说是我妨害你，我还嫌你不遂意。
天生一对活冤家，原是命中注定的！
相依相克还相嫉，骨碎筋缠连着皮。
你人是我生的，前程是我给的。
你是我笼中鸟，池里鱼，
食是我喂的，水是我给的！
你得念我经，你得守我理。
只要糊涂混，万般都能依；
若想弄明白，由天由地不由你！
革命改变我命运，革命就是我家的！
打过来，杀过去，老子想咋就咋的。
你想一刀两了断？世上没有那便宜！



人物表

朱哈哈家族:朱哈哈(君笑),朱承业(站长:钟北国),朱绍祖,朱绍玉,罗玉兰,小石头,小继周;

罗常青家族:老革命,马老太,大风,金驹,玉兰,玉秀(小五子),银驹,宝驹,胡蝶;

一连人物:牛解放,金彤,陈大炮,耗子(张志浩),鱼痴(于迟),玉屏,李燕(瞎婆婆,莺莺),李老汉,大老坏,二老坏,大宝,秦娟,通讯员;

新建一连:左撇子,枚小妹,小聋子,杨老汉,花花;

场部人物:陈福元,李树森,孙雨田,卢子明(妻:玉蕊),郝仁,万能儿,刘苍耳,古大夫,徐曼;

朱哈哈老师同学:沙风,史金鹿(母:金茹),郎福顺(二福顺,二福妮,妹夫:柱子),老胡;

余家疙瘩:余县长,大老余,四蛋,二老汉,

三犊牛:吴四娃,拴柱子,发财;

流金河:小胡搅,铲铲头,撬撬杆,蛮大憨;

狼神庙:狼侍者;天根庙:石头老汉;

余粮堡:梁满仓,梁百福,炊事员(老王头),胡站长;

相关人员:额尔敦,金花,孟河,白岩;倪主任,刘处长,夏参谋,栾干事,胡编辑;麻总;老范头,老倔巴头,老巴图,巴尔斯。

上 卷

传外闲话

朱哈哈请我给他立传，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的事情了。

那时候，中华民族刚从噩梦中醒来，人人都有一种轻松解放的感觉，朱哈哈又要蠢动，自然情有可原。

自打菩萨发明了紧箍帽以后，咒语藏在自己心里，咒着别人疼得打滚，好用，管用，因此，帽子应该算作整人的第一法宝。不过，厉害归厉害，菩萨她老人家只有有限的几顶，一般没有大本事的人还是没有份儿的。所以，中国人虽然也知道菩萨的厉害，但是真正怕紧箍帽的却没有几个。最可怕的是过去几十年中，我们经历过的，有时在梦中被吓醒，连菩萨都自愧弗如的，是那随时随地、防不胜防、莫须有的箍子、帽子。这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大发明以外，影响更大的一项发明。帽子的厉害，头一桩是究竟有多少顶，谁也不知道，可以说是要多少就有多少，不用裁，不用制，变戏法儿似的一抓就是一顶。谁都可以扣，扣谁都行，扣在谁头上，就是终生的把柄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整治你。二一桩是随便扣人，不管你人有多横，官有多大，有多么大能耐，只要你犯了忌讳，就拿帽子扣你，包你难逃难躲。古代的，人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岳飞——岳元帅横不横？在战场上纵横驰骋，所向无敌，只是一顶“莫须有”的帽子就被整得人头落地、家破人亡，令人千古扼腕。现代的，彭德怀元帅横不横？抗日战争，小鬼子没难住他，解放战争，老蒋没难住他，朝鲜战争，老美没难住他，一顶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帽子扣上，至死都没能摘下来。一腔衷情，落得这么个下场，你说冤不冤？国家主席刘少奇官大不大？能耐不能耐？圣明如神的毛主席都说，三天不学习，赶不上刘少奇，一顶帽子戴上去，照样是没着没落儿，性命不保。堂堂国家主席尚且性命难保，别人谁能招架？就连那吸毒的，赌博的，卖淫的，拉皮条的，使迷魂药的，三姑六婆，仙姑神汉，历来都无法无天，任谁都没咒儿念的宝贝儿们，帽子在那儿一晃，没有一个不乖乖儿地赶快收摊儿的。最叫历史目瞪口呆的是，我们把阶级分析法用得那样出神入化。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，阵线分明，一目了然。工农兵学商，地富反坏右，封资修，牛鬼蛇神走资臭，谁个优，谁个





劣,谁个革命,谁个反动,主力是谁,依靠谁,争取谁,孤立谁,打击谁,消灭谁,一清二楚。光天化日,众目睽睽,你想不安分守己?叫你梦不敢做!可怜的是那些多念了几天书的书痴文士们,看不透个山高水长,认不出个阴晴圆缺,被统统扣了一顶知识分子的大沿儿帽子。这顶帽子跟其他的帽子自然有很多差别,不是敌人,也进不了工农兵圈圈儿,权威的定义,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,自然就靠近了挨整的边儿上。想给你升级,想怎么折腾你,家常便饭。帽子在群众手里抓着,每天都几次地在你眼前晃荡,不知道哪一天就扣在您头上。过去,我认为“白面书生”云云,指的是念书人不见太阳,面色青白,后来,我才发现,“白面书生”的“白面”好像跟头上那顶“知识分子”的帽子有很大关系。因为那玩意儿内涵丰富,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你。有了这帽子,人就如同被抽了筋一样,活倒也还能活着,但是时时心情郁结,处处担惊受怕,活着比死了还难受。您想,心情老这么郁结着,“面”能太白吗?

朱哈哈就是这么一个被折腾熟了的“白面”人物儿,他要我给他立传。

那时候,人们依然心有余悸,都在左顾右盼地观望,打打太极拳,做做气功,喝喝海宝,调养身体,窥测着前途。

有一天,我正无聊得装神弄鬼的练气功呢,朱哈哈稀里哗啦地进了办公室。他往那儿一坐,自顾自地卷起了大烟炮,大咧咧地说道:“嗨,嗨,睁睁眼,哥们有一件大事情。”

我只道他又是穷极无聊,来我这儿蹭那东北老旱烟儿呢,依旧拉长溜儿地吐故纳新,深深地呼吸。见我半天不搭茬儿,他故意大惊小怪地折腾开了我的茶叶。

听到茶罐儿响,我立时睁开眼睛,一把按住茶罐儿。这小子知道我的忌讳:就像有的人怕胳膊痒肉儿似的,我最怕人动那茶罐儿。那茶罐儿是一位南方友人送的,那幽幽的紫砂罐儿里浸透着很多美妙的故事不说,就是那里头的茶叶,也从无俗品。如今,那里头装着的就是一位浙江老知青刚刚给寄来的。据他说,那是他令表妹专门给他弄的。每天清晨,他表妹踏着露水,爬山攀高儿,一个芽儿、一个芽儿地采摘,采的都是最嫩的新芽儿。茶芽儿采好以后,又央求她老爷爷专门侍弄,炮制成龙井。据说这种龙井,一年也做不了二斤,过去宫中的贡品就是这么个炮制方法。因为有了这一番缘故,我只有在心情特好的时候,才选择早饭以后,神清气爽的当口,打一壶落过滚儿的好水,数着芽芽儿,沏上一小紫砂壶,倒在一只小茶盅里,每含一口,都按照人家说的,要摇头晃脑地转动舌尖儿,抱着小壶,一面细细地品味茶香,一面吟着小壶上一首自撰的对联:

吐纳三江五湖,莫道壶里乾坤小,

含蕴酸甜苦辣,细品茶中滋味长。

每逢此时,便自我感觉如痴如梦,心神皆醉。你想,如此宝贵的东西,怎么能让他糟蹋了。

朱哈哈见我着急,哈哈大笑,一边点着刚刚卷好的大烟炮,一边撇着嘴挖苦我



道：“看你那穷酸样子吧，一把干树叶子，一壶清汤寡水，还什么乾坤呀，滋味的！还是干点儿正经事儿吧！”

我鄙夷地嘲笑他：“哥们，说话注意点儿，别闪了舌头！品茶，懂不懂？上点儿层次好不好？”

朱哈哈痴痴地笑道：“与其穷酸摆谱，何不花点儿工夫，品品正经历史！”

我看了他那执著的德行，笑道：“又是给你立传？”

朱哈哈郑重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哥们说的是正事，你真还得拿出点儿品的功夫来。”

我瞥了他一眼，哈哈大笑：“就你们糊涂庙的那点破事儿？当得起个品字？老牛尿官道——沥沥拉拉！你以为能画出个弯弯圈圈儿，就是蝌蚪文字？”

朱哈哈并不介意我的嘲笑，依旧给我解释：“你还别小瞧糊涂庙，叫我说，糊涂庙里有学问！你真得像品茶似的，慢慢地品，功夫深了，自然就品出味道来了！”

他见我不吭声了，兴致高起来，拍着椅背跟我说道：“唉，昨晚我一夜没合眼儿。”

我笑着坐起来：“什么眼儿？鼻子眼儿吧，你这没心没肺的人，有眼儿也是些黑窟窿眼儿。”

“真的！”朱哈哈正经八百地说道：“我越想越觉得，我这个传要是不写，将来肯定是天大的遗憾！”

听了朱哈哈的话，我笑得差点儿从椅子上颠下来。我想起上学的时候，他曾经干过的一件蠢事儿。为了一鸣惊人，在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向红卫兵挥手的时候，他忽然大发奇想，说是要给毛主席写祭文。他说，恩格斯给马克思写的祭文为什么那么好啊，那是因为恩格斯对马克思十分了解，早有准备。毛主席这么伟大，如不早作准备，等毛主席百年之后再动手，仓促应付，肯定写不出好的来。你想想，在那对毛主席崇拜到巅峰的时候，谁听了这话，不吓得赶紧捂着耳朵躲开啊？不用说，他被人告了。可处理起来，人们犯了愁：写祭文一事，虽然性质严重，可谁都不敢表述于口，更不敢形之于笔墨，不管用什么方法表达，都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大大的不敬，又怕逮不着狐狸倒惹一身骚。人们在万般无奈中，千思万想，才给他定了个罪名叫：对毛主席没感情。朱哈哈这才逃过了一劫。

我把椅子转到朱哈哈的对面儿，问他：“你是撒吃挣啊，还是又发烧了？”

朱哈哈长长地吐了一口烟雾，感慨地说：“你啊，你啊，一点儿远见都没有。怎么？只有帝王将相才能树碑立传，我就不能？你想想我这一辈子，想想我们糊涂庙的曲曲折折，多么有典型性！我想了好长时间了，我的传要是立好了，不比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上的名传差到哪里去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？”

我笑道：“你写了一辈子，咋不自己动手？”

朱哈哈惋惜地说道：“这就是隔阂所在了。世上的事情有几件不能自己动手：一件是，自己不能给自己接生，对吧？一件是，自己不能教自己的儿子，承认吧？一



件是,自己不能医治自己的病疼,是不是?还有一件,自己不能料理自己的后事。你想想,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,对别人,不管你有那么的高明,对自己,却无从下手,对不对?这叫难得客观!”

从那次谈话到如今,一晃二十多年。

如今,我和朱哈哈都已经是满头飞雪,退休在家。

闲得无聊了,突然想起朱哈哈的事情来,竟真的动了给朱哈哈立传的念头。可是,拿起笔时,又犯起愁来。朱哈哈几十年的事情,一宗一件,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。打开微机,眼瞪着朱哈哈在眼前走马灯似的晃悠,枯坐了两个星期,竟然一字未写。

不写吧,来了情绪,写吧,无从下手。不得已,干脆,找老家伙聊聊,或许能触发点儿灵感。

拿起电话一问,家里没人。又给他岳父家打了个电话,竟是朱哈哈的老婆三闺女接的。听说我要找朱哈哈,三闺女气呼呼地说不知道。我央求了半天,三闺女不耐烦地说道:“不知道!不知道!以后他的事情别来烦我!”

我一听那醋劲儿,知道朱哈哈家又开戏了。

没咒儿可念了,想起了老姑娘金鹿来。我给她打了个手机,婉转地问她知不知道朱哈哈的行踪。

这一下,问了个正着,金鹿在电话那边抽泣起来。

我问她怎么了?她说,别问了,赶紧到医院心脑科病房来一趟。

我听了,心里好像有条鲤鱼打挺一样悸愣的一颤,还要多问,那头的手机关了。匆匆赶到医院,询问了一下,被一位护士领进了抢救室。

抢救室里一片死静,就跟进了太平间似的,冷得让人起鸡皮疙瘩。

屋子四周,摆放着各种抢救用的仪表、器械、氧气瓶和一些瓶瓶罐罐。

中间一张病床上,朱哈哈缩成一团,躺在那儿,显得那么渺小,那么可怜。真叫人难以想象,眼前这干树枝似的人儿,就是嘻嘻哈哈一辈子,从不知道痛苦是何物的朱哈哈。

金鹿坐在朱哈哈床头的一把椅子上,向前倾着身子。她一只手拿着把小剪刀儿,笨拙地对付着朱哈哈脸上那几根歪歪扭扭的黄胡子;一只手抓住朱哈哈那鸡爪一样的手,说不清是给他把脉呢,还是想拉住他,不让他离开人世。

见我进屋,金鹿直起腰来,站起身,轻轻说了句:“刚刚睡着。”

我问她:“什么病?”

金鹿无奈地摇摇头,半天才说了一句:“还不是那些扯不断、理不清的陈芝麻烂谷子的糊涂账嘛!”跟着,金鹿又叹了一口气:“造孽啊,这不知道是哪辈子结下的孽缘!老头子天天到医院门前跪着,说是要饭,其实就是打他的脸呢!”

朱哈哈的家事,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“闹”字,每一次,不闹个鸡飞蛋打是不收场的,想不到这次竟闹到两个老冤家都豁上了老命。我由不住说了一句:“这就叫不是



冤家不聚头。这回好了,孽缘到了了结的时候,以后,想吵也没有多少机会了!”

我的话没说完,朱哈哈笑着撂开被子,竟接上了我的话茬儿:“是啊,是啊,是到了了结的时候了。”接着,喘了半天,重新打起精神,咕努了半天嘴,竟笑出声来:“说吧,多会儿给我立传?”

听着他那毫无底气的沙哑的嗓音,看着那一副不胜风吹草动的可怜样子,我摇着头黯然苦笑。

朱哈哈伸出手,抓住我,又咬着嘴唇,鼓了一阵气力,极其认真的说道:“你应该写出来!这两天,我把我们这几十年的事情翻腾了多少个儿。我们的奇特的人生经历,应该让后人知道。一个优秀的民族,不光要记住自己的美德,记住自己的光荣,更应该记住自己的屈辱,记住自己的混沌,记住自己的愚昧。写吧!我们的这一辈子,是最值得认真回味,最值得认真咀嚼,又是最有趣味、最有魅力的一辈子。人生之不幸,民族之不幸,焉知不是大幸?我们再不能装傻装愣装糊涂!我们应该开一个博物馆,展览我们的固陋,展览我们的愚昧,展览我们的丑恶,应该把它当成宝贵财富,传给子孙。你看看我们身边:可怕的占有欲,疯狂的支配欲,还有我们独有的可怕糊涂,搅和在一块,把世界扭曲成什么样子?从人性的扭曲,到事情的扭曲,到人生的扭曲,再到时代的扭曲,这不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,也是人类的悲剧!过去,为了满足占有欲和支配欲,人们扯出一面面旗帜,打出一个个招牌,什么革命啊,斗争啊,什么正义啊,公正啊,合理啊等等,能把世上所有好听好看的,都拿来当招牌,把世界搅得昏天黑地!好不容易熬到噩梦醒来,人们忽然发现,一切招牌都可以不要了,于是,一个个又赤裸裸地上阵——自己的意愿就是一切,占有欲和支配欲空前膨胀,形成一股更加歇斯底里的浊流。多少人已经认不清自身是谁,把自己的意志,甚至自己好恶,合法化、神圣化,奸邪成为正当,丑恶当成光彩,出卖良心,出卖灵魂,亵渎神灵,罪过恶行,都敢拿来炫耀!”朱哈哈喘了一口气,长叹了一口气:“人这一辈子,学会写成个‘人’字可真不容易啊!占有欲,支配欲,连猴子都会当成恶行,我们人竟装作不知道!好好的人被扭曲,好好的人生被扭曲!自己扭曲以后,又去扭曲别人!可是,谁都不能捅破,不敢捅破,糊涂行,愚蠢行,明白不行!如此下去,怎么能行!?”说到这儿,朱哈哈的力气不当家了,喘着气,闭上了眼睛。

从病房出来,过了好长时间,朱哈哈的话,还一直在我的耳边鼓荡着。古人云,鸟之将死,其鸣也哀,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想不到这个嘻嘻哈哈了一辈子的朱哈哈,竟提出了这么一个让人百思难解,又不由不认真思考的难题。

我们的国家,我们的民族,我们每个过来的人,为什么被扭曲的?又是怎么造就了那样一个扭曲的时代呢?

在那样一个扭曲的时代里,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是怎么被扭曲的?我们是糊涂,还是明白?我们每个过来的人,跟时代的扭曲,有没有关系呢?

是我们扭曲了时代?还是时代扭曲了我们?或者是互相撕扭,一起掉进了不



可自拔的深潭？

现在和将来，我们还会不会被扭曲？

在我们的习惯上，中国历史的几千年，桩桩件件事情，不拘好坏，都得给归个堆儿，要么是英雄，要么是奸臣，要么是佞人，要么就是女人。人和人之间，有着高尚、卑鄙的区别，有着主动、被动的不同，有着丑恶和美好的对比，有美德和丑行争斗。可是，对于历史的扭曲，怎么才能拆解清楚？

看来，朱哈哈的这个传还真有写的必要。可是，真要动手了，麻烦却又来了。

其一，既是写传，就应该讲究个体例。若按太史公司马迁始创的体例来写，朱哈哈的身份就是一桩糊涂，写皇帝的归“本纪”，写贵族的归“世家”，写名人的归“列传”，朱哈哈该归哪一类？

还有，朱哈哈姓朱，要按太史公的笔法，开头似乎可以这样写：朱哈哈君笑者，安徽凤阳人也。其先祖朱元璋，大明开国洪武皇帝是也。

这其实又是一桩糊涂。朱哈哈虽然姓朱，自己也说过先祖就是朱氏皇祖，可是从先祖到他这五六百年间，并没有见之于记载的佐证。特别是他这一辈子，更没有什么大事情可记。他的家事呢，虽说还算繁复，却是头绪极乱，很难照太史公的规矩行事。想来想去，太史公的光不太好沾，只得学学老太太唠家常的方法，说到哪儿算哪儿得了。

其二，大凡治史的人，都有个年表什么的体例顺序。朱哈哈一生，其行其事，乱乎得可以，从没有人给他纪年、纪行、纪言，少有凭据。据他自己说，早年写过日记，可后来，日记都成了挨批的罪证，所以，旧的烧了，新的不敢再记，因此，这体例次序的问题不少。思之再三，没有不行，有也为难，不得已，就按农民牧民给羊群、马群打印的办法，取了朱哈哈的一个“朱”字，作为记事标记，凡是他们的家事，不拘猫猫狗狗，不管骡马牛猪，统统打上一个朱记的标志记了下来，表示如“朱字纪事1”“朱字纪事2”云云。有一件事，朱哈哈还算做得明白，他给我列了一个人物表，倒还不无用处，我便给他列在了传前，以备您查阅方便。

其三，既然要立传，事迹得卓荦不群，还得有史家的如椽笔力。查遍朱哈哈几十年的事情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而且往往经纬不清，就是有时候在小圈儿里有那么一件两件叫人捧腹的事情，也早已时过境迁，不值得一记。再说到在下这点儿本事，一不会做历史，二不会玩小说，玩稀的不沾，效古也不行。在现代人的面前，你文字中没有几个洋文字母，就属土鳖，可要是出现个“之”字之类的把戏，又说你是不开窍儿的棒槌。这种时候，仿洋不会，仿古不通，思来想去，便想仿效电视上大学问家的办法，拿孔氏一点儿，仿左氏一点儿，借司马家一点儿，再“酷毙了，帅呆了，耶，耶，哇噻”的闹一阵，管他是什么好话歹话的了，先赶他个时髦再说！可惜，能力所限，心劳力拙，总也捏不成个样子。最后，还得使出老一套，学着老太太唠家常的样子，想到哪儿说哪儿，说到啥算啥。活儿做成这么个样子，真是太有点儿唐突您了，望予海涵，谢谢。

下面就言归正传：

朱字纪事 1

朱哈哈失眠了！

连朱哈哈自己都奇怪，哈哈，失眠，自己怎么会失眠呢？

朱哈哈大名叫朱君笑。据他自述，刚来到这世上，是他那一方才子的爷爷识人于始出娘胎之际，认定他是个不凡的角色，给他起名叫“君笑”，意思是无忧无虑，嘲笑世界，快乐一生。可是，在人们的眼里，他却是个不识眼色，不懂深浅，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儿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叫缺弦儿，有的也称之为七成儿，就像那遭了灾的庄稼似的，是个说空不空，说成不成的秕子。这老兄，从没有心思，从没有人见他脸上挂过愁容。凡见过朱哈哈的人，第一印象就是那笑得散了架儿的一声哈哈。这人，嗓子眼儿特大，一张嘴，五脏六腑都让人看得清楚。所以，人们从不叫他的本名，只叫他朱哈哈。朱哈哈自己呢，哈哈一笑，随便你，怎么叫都行。

在宿舍，朱哈哈的铺位靠着门，每天早晨，宿舍的第一声总是朱哈哈的：“哈哈，欢欢地起床喽！”晚上，最后一声，还是朱哈哈的，每次都是他把灯一拉：“哈哈，美美地睡喽！”

你说，就这样一个人，愣是失眠了！

人们都不信，怎么可能呢？事实呢，确实是真的。已经有两夜了，朱哈哈听着人们的梦话呼噜，就是没有睡意。

国家渡过了三年困难，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，紧接着，原子弹爆炸，赫鲁晓夫下台，再后来，尼赫鲁驾鹤归西。你看，牛鬼蛇神都像是给咱溜须似的，用现成的话来表述是：敌人一天天烂下去，我们一天天好起来。

农业学大寨，工业学大庆，全国人民学雷锋。山河壮丽，江山秀美。春光，从来没有这么明媚，国家，从来没有这么兴旺，人们的笑容，从来没有这么灿烂。这一切，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顶着超常的压力，咬牙攥拳地拼搏来出的。人心思治，国家兴旺，红旗招展，歌声昂扬。人们由衷地欢呼，我们的国家，不愧是伟大的国家，我们的人民，不愧是伟大的人民，我们的党，不愧是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党。

设身处地，你只要是一个中国人，由不住你不一腔激情鼓荡。

在这个时候，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大学自然也不例外。

起初，人们用业余时间，后来，干脆停下课来，搞得人心潮澎湃，如火如荼。人





人向党披肝沥胆,刷大字报,写小字报,写血书,发誓词,宣誓要忠于国家、忠于人民、忠于党。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,为了伟大的国家,为了伟大的党,要建功立业,贡献一切。

面对世界,面对未来,面对困难,面对强敌,为了把共产主义的大旗擎得更高、更高,我们的中华民族,必须更加同心同德,更加团结。于是,补上社会主义课,向组织袒露胸怀,向党交心,查找自身差距,查找别人的差距,互帮互查,积极向上,共同进步,便成为必然的一课。

结果呢?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。一查一找,才发现,我们的思想上,我们的行动中,我们的灵魂深处,还有那么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,还有那么多不利于凝聚人心,跟党离心离德的怪念头。

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,触及的事情也越来越深。过去,人们紧掖深藏、生怕人知道的事情,如今,赤裸裸地暴露出来:有的人,在困难时期曾信心不足;有的人,曾对大跃进、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心存怀疑;有的人,曾对帝国主义、修正主义心存幻想;更多的人,则对身边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麻木不仁、熟视无睹。

面对着一个个熟悉的同学,朱哈哈感到陌生了。他们的那些怪想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?为什么别人想到了,自己就想不到呢?

对于暴露心灵深处的怪想法,起初,人们还有顾虑,可是,等人们暴露出来以后,却得到了肯定,有的还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扬。这样一来,让人感到一身轻松,鼓励了更多的人暴露出更多千奇百怪的想法来。赶到后来,更加没边儿没沿儿。什么男女之秘,少女心声,什么伦常公理,什么夫妻隐私,要多么热闹有多么热闹,要多么新奇有多么新奇。有的单位的交心会,规模越开越小,范围越来越窄。起初,男女分开;随之,结婚的和未婚的分开;到最后,有的只能一个人一个人的个别交心。五花八门,千门万壑,好些事情的隐秘程度,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。

一个个典型经验出来,迅速推广,整个社会,人人神经过敏,个个心明眼亮,晴朗朗的世界,开始有点儿糊涂。

面对着热热闹闹的潮流,朱哈哈傻了,朱哈哈被晒在了干滩上。再咧着嘴哈哈起来,他感到缺少了底气,声音里好像带上了哭腔,特别是这两天,好友二福顺的交心,简直就把朱哈哈给毙了。

二福顺是农村来的学生,大名叫郎福顺,同学们嘴赖,故意按着农村的习惯,略去姓氏,愣叫人家二福顺。二福顺家住在极其偏僻的山村,十来户人家,连眼井都没有。从山洞里钻出来,上了大学,住进楼房,电灯、电话,楼上楼下,一个月十好几块的助学金,吃着白面馒头,就着那叫不上名儿的、有滋有味的蔬菜,喝着甜滋滋的自来水,高兴得连觉都不想睡了。在新生谈心会上,他说,在城里待了几天,就跟进了天堂一样,有了那几天,这一辈子也知足了。正在他美得睡里笑醒的时候,被查出肝炎来,他一下子像跌进了万丈深渊。从查出肝病,到办休学手续,三天时间,一



句话没说,水米未沾。人们都觉得他够呛,他自己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。谁知道,过了一年多,他竟红光满面,重返学校。有人问起他病是怎么治好的,他手掐着大馒头笑着说:“什么治啊,庄稼人沙子里刨食儿,粗茶淡饭,一天仨饱一倒,吃饱了,睡好了,什么心思都没有了,哪还有个病啊疼的!”

在运动的前一阶段,二福顺跟朱哈哈差不多,明明跟党一心一意,却怎么也说不在点子上,还曾经私下里跟朱哈哈开玩笑,说当落后分子总还有个做伴儿的。想不到,随着交心活动开展,二福顺竟放了一个大大的卫星,把朱哈哈晾在那儿。

二福顺是这样交的心:

他说,自己的一切都是党给的,可是好长一段时间,却跟党离心离德,特别是得病以后,回到那一眼看不出五十步的穷山沟,心凉到了极点,什么前途啊,信仰啊,统统抛到了脑后。为了治病,为了活命,他走上一条邪路。

病急乱投医,他请人看风水,算卦,测字。一来二去,自己竟也走进了邪门儿。他拜风水先生为师,给大仙爷当了仙童。

当了一阵子仙童,喝了一些香灰,想不到身体竟渐渐好了起来,心里竟然信起仙姑仙爷的法术来。后来,发觉他们的法术太浅,师傅徒弟,就是那骗人的两招。为了增加自己的修为,他徒步赤脚,一步一叩头,爬了五十里的山路,到青云山去朝圣。传说中,青云山中有座庙,庙里住着一位据说有好几百岁的老仙长。为了表示心诚,他水米不带,赤手空拳地前往。头一天,到了山里。没有道路,没有人迹,他有些动摇了,但是一想到拜佛求仙,第一要心诚,心不诚,一切都白费了。于是,他摘了些野果儿充饥,捧了些泉水解渴。

太阳落下山后,他找了一块平滑的石头坐在上面,默默地祈祷,请求仙人仁慈大悲,显灵显圣,指引迷津。哪里有什么仙人神圣,刚一合眼儿,就觉一条大蟒迎面而来。他吓得正要逃避,突然想到,这可能是仙人考验自己,立即意守丹田,屏息敛气,摄魄收魂。很快,巨蟒化作一道清风而去。这时,他嘘了一口气,更加坚定了信心。神情才缓,又见一头半截黑塔似的狗熊哼哧哼哧地向他逼来。山里人有经验,见了黑熊不能惊慌,要从容应对。黑熊见了人,先抓住人的双手,高兴地哈哈大笑,笑着死过去。人们为了对付黑熊,一般都在胳膊上套两节竹筒,等到狗熊笑死过去以后,再把手抽出来逃走。这次进山,他没有准备,心想非得喂了狗熊不可,不想狗熊抓着他笑了一阵,放开他竟慢慢走了。狗熊走后,又来了一群恶狼,只只狼眼,绿幽幽的,足有几百只,把二福顺紧紧围在垓心。狼嘴里的涎水都滴在了身上,眼看就要喂狼,一声长啸,一只豹子伸着懒腰从山坡上摇摇晃晃地走下来,狼群急匆匆地逃走了。豹子瞅了二福顺几眼,好像是不屑一顾地转身离开。

听着二福顺的讲述,人们巴搭着嘴入了迷。

朱哈哈眼睛眨了半天,看着二福顺说:“你这故事是不是编的?你们家不是在狼神山下嘛,哪里来的青云山?下面该说老太监和天根山的故事了吧?”因为二福顺跟朱哈哈要好,平时吹乎的,不是狼神山,狼神庙,糊涂庙,就是老太监和天根



山。

二福顺兴奋得满脸通红,见朱哈哈要揭他的老底儿,才要分辨,党支部书记老胡把朱哈哈打断了。支部书记瞥了朱哈哈一眼:“不要把严肃的政治庸俗化!”再看周围人的眼神,朱哈哈急忙捂着嘴,把话吞了下去。

休息了一阵,二福顺又讲了自己怎么经历了第二天的考验,第三天的考验,最后,终于在青云山见到了青云仙师。仙师告诉他:病由欲生,若要去病,先得去欲;要他远离人世残酷争斗,做到心无所欲,争斗自解,没有肉体和精神的内外争斗的熬煎,身体自然就百病不侵。

朱哈哈虽然被老胡给镇住了,却还是不信,明明是狼神山狼神庙,怎么又编出个青云山?怎么又出来一个青云仙师?

这时候,二福顺又说了:“刚才有人怀疑,觉得我说的是假的。是真是假呢?有的是真的,有的是假的。像我进山,是真的,像遇见狼虫虎豹,都是假的。可是,那些鬼话是真的,我用那些鬼话去骗人真的,我去顶大仙挣钱也是真的!有人用封建迷信拉拢我,妄图腐蚀青年,把残酷的阶级斗争比作狼群相斗,混淆阶级斗争阵线也是真的!现在,我之所以把灵魂中的肮脏都倒出来,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,一个农民的子弟,距离党的要求有多远!我要跟过去的旧我,彻底划清界限,彻底洗涤自己的灵魂,轻装上阵,全心全意跟党走!”

话音才落,党支部书记老胡带头鼓起掌来,同学们也都清醒过来,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二福顺一交心,立即受到班里、系里、学校里的肯定和重用,先被抽到班里社会主义教育小组当记录员,接着,又抽到系里,后来,竟成了学校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的秘书!

二福顺一次交心,竟然大红大紫,朱哈哈心里怎么也转不过弯儿来。因为就是暑假的时候,朱哈哈无家可归,还专门到二福顺家去看了他一趟,当时的情景还在眼前。

来到山村的那天,二福顺不在,二福顺的瞎妈妈听说朱哈哈是儿子的同学,告诉他二福顺上狼神山背橛子去了。朱哈哈跟老太太打了声招呼,就要上狼神山去找。瞎老太太哪里肯依,手抓住朱哈哈,稀罕地头上,脸上,肩上,摸了一个通遍。

摸索完了,就说朱哈哈饿了,该吃饭了。摸摸索索点着火,挖了一碗小米子,舀了半瓢水,又从锅台上的一个破碗里,捏了一小撮儿像是沙子似的东西撒在锅里。老太太的做法,引起朱哈哈的好奇,朱哈哈凑过去,捏了几粒儿,放在嘴里尝了尝,很快就吐掉了——老太太放到锅里的,是货真价实的沙子!

老太太往锅里放沙子干什么?眼睛看不见,莫非把沙子错当成了咸盐?几次想问,又都忍住了。

做熟了饭,瞎婆婆拿来一只海碗,堆着尖儿地给朱哈哈盛了一碗,递给朱哈哈。她又舀了半瓢水,顺着锅沿儿往下一淋,随着“啞”的一股白汽过后,瞎婆婆把水舀



出来,又往水里捏进几粒儿沙子,放到朱哈哈面前,说道:“吃完粥,把水喝了,原汤化原食!”

朱哈哈再也忍不住了,问瞎老太太:“婆婆,你往里面儿放的是啥啊?”

老太太笑出声儿来:“沙子,就是门外头的沙子!”

“干吗要放沙子?”

“哦,”老太太笑了:“你看我,眼睛不行,嘴也不跟趟了!这是我们山里人老辈子传下来的一条规矩。”

“规矩?”朱哈哈原本以为是瞎婆婆弄错了,提醒她一下,想不到还有这样儿的规矩。

瞎婆婆搓着手掌,接着说:“现在人们不太讲究了,再早的时候,讲究大了!谁家生了小子,第一件事儿就是沙子垫身!”

“这是怎么一个讲究呢?”朱哈哈又问了一句。

瞎婆婆笑着说:“不过就是老辈子人留下的几句话呗!一句话是:睡得沙子,经得起磨难;一句话是:吃得沙子,闯得天下;一句话是:吃得哪儿的沙子,服得哪儿的水土;还有一句话是:人在沙子里刨食儿,多会儿也不能丢了本分!”

瞎婆婆讲一句,朱哈哈细嚼慢咽地吃一口,等老太太说完了,朱哈哈筷子拄着饭碗,眼睛直了。怪不得这穷山沟里能出大学生?怪不得这瞎婆婆的儿子能够上大学?瞎婆婆的这几句话,就是一本教科书,一本人生哲学的教科书啊!

瞎婆婆听朱哈哈不停地咂吧嘴,还以为朱哈哈嫌饭里的沙子硌牙呐,笑着说道:“唉,都怪我,平日里给福顺、福妮兄妹做惯了!”

朱哈哈回过神来,马上说道:“挺好,挺好!”说着,嚼也不嚼,狼吞虎咽地把一大碗粥吃了个净光。

老太太听着那声响儿,高兴地夸奖着说:“好,我们福顺的爹说过,男子汉就得有这么股劲头儿!”

朱哈哈来了兴趣,立即接着话茬儿,说道:“大叔他在哪里?我去见见!”

瞎婆婆却立即收住话头儿说道:“不说他了!”再不言语。

吃过饭,朱哈哈就要上山。老太太说等二福顺的妹妹福妮子下学后陪着他一块去,朱哈哈不干,按着老太太说的方位,一边细细地咀嚼着老太太讲的规矩,一边向狼神山上爬去。走了十五六里路,在半路上碰见了二福顺。

二福顺弓着腰,背着一捆椽子,累得一头雾水,远远地看见朱哈哈大摇大摆的样子,还以为是碰到了看山的,扔掉椽子,顺势滚到一蓬树丛后头,从树丛枝叶后头向这面张望着。

朱哈哈刚才还看见二福顺的影子,影子一晃却不见了,大声喊起来。喊了两声,后面上来一个人拦腰把他搂住。一声大笑,二福顺一下子跳到了朱哈哈面前。看着二福顺那红光满面的样子,朱哈哈诈唬着给了他一拳:“你小子闹什么鬼,病了半天,养成个黑铁塔。告诉我:病是咋治好的?”



“咋治好的？”二福顺手指指山川，笑道：“一个字——穷！”
“穷？”

二福顺见朱哈哈不信，告诉他：刚回乡后，差点把他难死。自己有病，需要人侍候；老妈妈眼睛瞎了，也得人照顾。那些日子，一个叹气，一个流泪，真想一闭眼跳到山涧里算了。做好了去死的准备后，又放心不下两手摸瞎的老妈妈，思量再三，打算上山偷点橡子，给老娘打点柴火，再换点吃喝，对老娘尽最后一点孝心。上山的头一天，好不容易弄了一小捆橡子，让看山的老头给抓住了。二福顺给老头吐了半天苦水，老头笑他犯傻，让他背着橡子快走，还提醒他机灵点儿，不要让主事儿的看见，那样他也担不是。听了老汉的话，他放开了胆子，心想，反正有一个死顶住了，干到那天算那天。从打那天起，他按着看山老汉的提醒，砍橡子，背橡子，天天不误。饿了，采把野菜野果塞到嘴里充饥，渴了，灌一肚子泉水解渴。一开始，身体虚弱得几乎没法支撑。谁知道，一两个月以后，渐渐觉得身子轻了，胳膊腿儿也利索了。身上痛快，来了精神，干得也有了劲头。半年以后，不光身上的病痛没有了，身子轻得就像个猴子。这时候，想让他停，他也不停了，每天东躲藏西藏，爬高跳低，别提多么利索。就在那年暑假，二福顺跟朱哈哈一起返回学校，朱哈哈陪他去医院复查了一次。医生见他好得那么利索，问他吃的什么药。他也是说的那番话，穷治百病。如今，怎么仙爷、神汉都出来了？

这一天，下了晚自习，朱哈哈有意瞄住了二福顺。二福顺心怀鬼胎，想摆脱朱哈哈，最终还是让朱哈哈拉到操场的角上。

朱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哈哈，说吧，你那些鬼话是怎么编出来的？你小子真不够意思，你不是说跟我搭伴儿当落后分子吗？怎么靠编故事把我甩了！”朱哈哈指着二福顺的鼻尖质问道：“哈哈，说，你这鬼话是怎么编出来的，让我也学一学！什么病由欲生，若要去病，先得去欲，什么心无所欲，争斗自解，还什么青云山，青云仙师，肯定是你小子编的瞎话儿，你是想平步青云吧？”

二福顺听了，也不敢争辩，瞅了个空子，转身逃走。

朱哈哈指着二福顺的背影，得意地哈哈笑着叫道：“你小子闹鬼，看我不给你捅出去……”

朱哈哈还想追根问底儿，一转脸儿，党支部书记老胡一脸杀气地站在他面前。

朱哈哈想不到老胡就在身边，神情一滞，向后退了一步，又一想，也没有什么理亏的，就对老胡说：“老胡，二福顺说的肯定都是胡编的！我们社会主义教育怎么能跟党说假话呢？”

“你闭嘴吧，你！”

老胡一脸的雷霆霹雳，把朱哈哈镇住了。老胡是调干学生，有社会经验，有政治头脑，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，人们有什么心思，有什么秘密，就连家庭小事，婚恋隐私都愿跟他谈，讨他的主意，被人们尊为老大哥。朱哈哈从来没见过老胡这么严肃，被吓呆了。老胡还是那句话：“不要把严肃的政治庸俗化！”又告诉他，应该好